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三百三十號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登照算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腸髮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最名貴之國貨　金馬牌香烟

萬星不如一明月香烟名目雖多皆不敵金馬牌之名貴

上等社會人人歡迎
每罐內均有獎券積存百張可換金手表一隻五十張換金手表帶一條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德醫邱仁高
臨時診所嵩山路十二號　門診一時至四時　電話中四八五四

寒雲鬻字
自登報日按照自定鬻書例除冊卷扇外均折半取值上款加二成潤例另增名刺題籤每字一圓金銀盾銘及各種器物銘在二十五字內者每件十圓在五十字內者每件二十圓過五十字每字加五角　本埠各大南紙店均有潤例並代收件定期不延

商業專門英文夜校　男女兼收招生
本校創辦於民四年一切學科注意實用採最新教書擔任教授上課每晚七時至九時學費極廉限四年畢業可勝過他處學校七年膳宿校內亦備交通便利有志向學者請速致函本埠法租界東巨籟達路求是學校索閱章程（附郵一分）

求是商業英文夜學校校長陶雪生啟

君欲游上海便宜安穩乎
大行臺旅社新改良減價

老牌博利安電泡
上海博利安公司

光亮電省　精美耐用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癧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發育不固傳染妻子貽害無窮若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子宮之力終身難孕遺禍丈夫豈不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措工本將祖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爲名利

功效　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無論穿破與否貼此藥自二月以內均可消散貼者既可免刀割之苦又可除終身之害每張一星期須換一次貼五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價目洋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寄費加一

發行所　上海英界寶昌路寶康里口博愛醫院外埠函購可從郵寄費加一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首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與本埠諸君可以就近購取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用最新式試驗光儀器驗目配光異常準確非獨能使合光之眼鏡補助者君目力之困難且足壯尊嚴之氣象而增進平時之豐采實非淺鮮也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啟

患氣痛者注意
衍製肝胃氣痛散　氣痛良藥　一服即愈　每瓶洋三角　每打洋三元

鄭廣福堂藥房

永泰棧煙行總經理上海河南路廿號

異常清秀　生眉毛藥水
張敞畫眉傳爲閨中佳話作千古之美談是以女子之眉既不宜濃又不宜淡然清秀可愛方爲美觀本藥房有鑒於此特用西法製成此水凡眉毛稀少或禿者每日以此水擦之不久即可生長效力迅速工料精良每瓶大洋一元外埠函購寄費一分　總發售處上海寶善街京貨號

神州潑克出版預告

本報出版以來。銷路日見發達。現又組織五彩畫報。定名神州潑克。一俟籌備就緒。即行出版。以副愛閱諸君之盛意。再本報仍循舊例。每逢陽曆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三十等日發行。以符（晶報）三日刊之原意。閱者注意。

晶報館啓

閱報諸君鑒　本報現因籌備神州潑克畫報、晶報仍循舊例、三日一出、所有預付關印一出之報費者、當照定報價格、加長日期計算、補發收據、特此通告、發行部啟

冬令宜服絕無熱性　純正大補品　麥精鰉鱟膠

[illegible]

（價目）每瓶洋一元五角半打八元外埠郵費另加

（購法）無論何處請向當地就近藥房購買如無發售可將藥價封入掛號信內寄至下列地址無論多少保險寄奉如郵票亦可通用

總發行所上海寶善街滿庭坊對面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正威藥房

美貌嬌容　少年化醫散
[illegible]

十年癩頭　十日愈
某大醫士發明。效驗如神。一試即愈。每大包洋五角。小包洋二角五分。郵寄加二。郵票作九五折計算。印花不收。寄售處上海棋盤街鴻飛樓胡開文筆墨莊。

普救臌脹
有此妙藥　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　性命必休

臌脹原是一種極重極危險的內病不可視爲尋常的外症如若用刀開放雖能當時見鬆然內部病根未去日後仍要脹起來那時無法可治性命必休本主人見病之苦厄決非醫藥所能治特費十餘年的苦心始覺得此最靈最驗的奇效單方不惜工本虔修名曰臌脹無憂丹使天下之患此病者免此刀割之苦

定價　購法　每服售洋五元　外埠函購可從郵局寄下

總發行所上海五馬路寶善街貴興里西首一百八十號正威大藥房

愛妻者鑒
●君欲增夫人容貌美歟
●君欲尊夫人生育子女歟
●君欲闔宅健康歟

身體衰弱顏色蒼白頭髮乾枯血虧之病也　雀斑粉刺瘡癬　婦女不孕經期失調血濁之病也　新發明上海三西公司　八寶珍珠丸　能使皮膚白嫩肉刺面瘡立除又能使枯黑之髮開月經健胃因此藥概用補血清血精品配成故能收此奇效也　不信盍一試之　男女老幼均可常服每瓶可服一個月定價大洋一元

總發行所上海英大馬路新世界西三西公司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風濕水腫
臂筋痛神經痛
膀胱炎沙石淋
小便諸疾
皆腎病也
治以此丸
大有奇效

每瓶一元四角每打十四元

圖中寓意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錄

□賀吾家孝議長

（丹翁）

寒家本是玉皇大帝之宗室、漢碑謂始於張星者、非也、貴人如鄉、亦固其所、以民國論、過去者有張大辮、現在者有張作霖、將來者有張紹曾、貴矣、然三君皆武人、或於文治時代、有所鑿枘者耶、孝若以幼慧之神童、產大魁之高第、法書纖美、若羲之之生獻之、清節可風、似胡威之承胡質、惜岳降稍晚、科舉已亡、雖觀晉勍逐予之勞、而朱衣無點頭之地、不然、常熟之翁龐、蘇州之彭潘、又奚能專美於前耶、幸也、選舉即致試之變相、議長仍解元之目的、諺云、『買舉須當中舉年』、以孝若之年、似猶可議、然孝若之買、天實成之、昔曾公騎馬遊街、事尙或未能先覺、今公子乘輪赴省、產後正大有可爲、反對者如禍曾、何不改而睦族、旁觀者如袁二、何必臥而雞言（見上期本報）某、忝忖弓長、自慚袖短、但祝吾家議長、肯爲全省策福利、勿肯鄙人爲滑稽、則吾靈霄寶殿之遙遙華胄、與有榮施矣、謹賀、幷自賀、

按草此文時、金陵函電交馳、皆謂議長非異人任、忝屬吾宗、喜而不寐、然科分難通、科甲必得、姑爲此文爲左券云、

□對於汽車之征伐

（拈花）

□贊成申報楊老圃的話

自己沒有汽車的人、終不歡迎汽車這一樣東西、然而世界上的人、有汽車的多嗎、沒有汽車的多嗎、當然是沒有汽車的人多、所以汽車之不爲一般普通人所歡迎、楊老圃在申報常識、做了一篇譏汽車的評論、我很贊成、他說汽車肇禍、不能專責汽車夫、要對坐汽車的人、被害人的家屬、對於坐汽車的人、可以民事起訴、楊老圃是法律家、他根據法律發論、當然是不差的、但要依我的意思、汽車撞死了人、非嚴辦坐汽車的人不可、我爲外國回來的幾位朋友、都說外國鬧市地方、從來沒有汽車疾駛、像中國這樣以人命爲兒戲的、所以說、外國是車子讓人、中國是人讓車子、汽車壓死了人、總說自不小心、汽車夫押一禮拜、或者撫恤他幾十塊錢、就算完事了、這如何敎人能心平氣服呢、美國的汽車大王、發了一句豪語、說華盛頓議決廢棄的軍艦、他可以搜羅去製成汽車、我說這汽車、倘是要運到中國來、也和軍艦差不多、一樣的還是殺人利器呢、現在上海的汽車、一天多似一天了、他們報館經理的四大金剛、全都有了汽車咧、近來又開了個汽車展覽會、申報上又要每星期、出一種汽車特刊、只怕楊蔭杭大律師雖然主張流行犯不能過輕、也不能補救萬一罷、

□奉勸諸位爭靴鞋的評劇家

（馬二先生）

爲了蕭恩脚上的靴鞋問題、惹得南北諸位評劇家、紛紛吵個不休、並且問這位、找那位、還牽了許多証人、其實、穿靴與穿鞋、在戲上原沒甚緊要、舊戲中不合情理之處、又豈祗一點呢、就使把靴鞋問題弄清楚了、難道就算懂得戲了嗎、難道評劇家的學問見識、都全在蕭恩脚上的一靴一鞋分別高下嗎、

雙方爭執之點、都以譚鑫培爲根據、此云、譚鑫培向穿抓地虎靴、彼云、他曾着過酒鞋裹腿、一若譚鑫培不曾穿過酒鞋、別人便萬萬不可改穿酒鞋者、又一若譚鑫培旣然穿過酒鞋、別人便不應不穿酒鞋者、甚矣、諸位評劇家之迷信譚氏也、抑知譚鑫培之演戲、本無一定、改戲詞、改腔調、乃其常事、而『空城計』慢板中、以『保定乾坤』接『論陰陽如反掌』、以『博古通今』接『東西征南北剿』、尤爲謬誤、就戲論戲、亦豈足爲法、至若『珠簾寨』之李克用、本係紅臉墨勾、輒改爲胭脂臉粉勾、又其所載之盔、上翹一孔雀羽、亦係創作者、蓋伶人欲以新奇相競炫、則當然不能不出此、豈譚氏何尤、而迷譚者乃必有所本、別人不應更改何其痴哉、若說譚氏演戲向不將就、必求其一一能合所謂老規矩者、則請以彼最後到上海之一齣『空城計』証之、彼飾諸葛亮、潘月樵飾王平、許奎官飾馬謖、曹輔臣飾司馬懿、夏月珊小保成飾老軍、（純用蘇白、）夏月華飾張郃、（與王平大打快槍、）請問這位譚老板、若講老規矩、如何能演完這齣戲呢、然而他看在大洋錢的分上、也不能不把這一齣戲演完、譚氏對於配角、向來講究、但是在北京城則然、到了上海便不能不將就一點、何況是行頭打扮、更何況是靴子與酒鞋、假使譚氏至今而在、難保他不相他的愛婿一般、也在上海去演『諸葛亮招親』啊、唱戲的本是爲掙錢、祗要包銀照給不缺、叫他們扮誰就扮誰、

本來是游戲行業、又何至有那些『堅執不允』『期期以爲不可』的舉動呢、奉勸諸位評劇家、把眼光放遠些、放大些、研究研究劇本上的文學構造法、和劇場制度上應行改革的方法、不要祗管開口老譚、閉口桼雲的、爭論那些舊戲服裝上的瑣屑末節、浪費那些有用的筆墨、徒然使那一般攻擊舊戲的先生們在一旁笑掉了牙

答寒雲詩

（林屋）

寒雲見鄙作瀟湘曲、調以二詩、首章似謂余見京中名劇已多、今乃賞雲娘小女子、次章似又謂雲娘同儕、有名菊花者、姿貌殊佳、而余獨遺彼取此也、容賦二章、聊自解嘲、詩曰、

梨園頑曲老京華。歧路風流識帝家。白髮江南還客恨。閒聽商女唱琵琶。

有酒纏綿宜對菊。無心江上且看雲。那知淡粉濃香外。縹渺霓裳亦不羣。

□王又宸二本諸葛亮招親（一）

（小隱）

王又宸前番在上海、排了一齣諸葛亮招親、說是他的老丈人譚鑫培、傳給他的秘本子、在下前次看了一回、也曾在本報上作了一篇諸葛亮招親之解剖、要說不是譚鑫培的本子吧、這位王大老板的確是正牌譚鑫培的東床嬌客、況且還有鑫培的千金、可以來作証、那還假的了嗎、要說是譚鑫培的本子吧、誰想到譚鑫培、也有這麼不是東西的玩藝、我那塊尊譚室的招牌、眞要叫他給砸了、戲不論好不好、風頭出的十足、可見這上海人、總算叫他臊着了、自從王又宸返京、諸葛亮旣然走了、這親也就招不成了、高慶奎到了上海、那舞台老板、再三再四要他代表王又宸、去那招親的諸葛亮、這樣便宜的事、高慶奎應該學那花田錯的周通、聽說招親、馬上就走才是、誰想他倒學了繡花計的崔小姐、無論怎麼說、他老是不願意、這個人未免近於戇大了、王又宸他是拿定了一個、笑罵由他笑罵、有錢我自賺之的主義、只要老板多給包銀、叫他唱什麼、他就唱什麼、跟高慶奎比起來、這王又宸自然是乖巧多了、聽說這回老板、因爲沒有去諸葛亮的人、不能唱招親、所以又將這位王又宸、給邀到上海來、專爲唱招親的諸葛亮、王又宸打從玩票時候、直到今天、掮着一塊譚派招牌、什麼空城計、洪羊洞、賣馬、碰碑、鬧了一個不亦樂乎、總算下了一番工夫、那裏曉得都不能賣錢、反是這齣招親、成就了他的衣食飯碗、大概這也是定數呵、這招親既然是他的飯碗、自然應該力圖發展、所以這次來海上、又排了第二本、在下又花了八角洋錢、瞻仰一次、兩本我旣然解剖過了、這二本也不能不再說上幾句、（未完）

再覆何一雁

（馬二先生自北京寄）

一雁先生、我本來很怪你、不懂道理、誰知在三三二號晶報上、看了你的回信、祗那一句雙料的稱呼、我的氣早已立刻平了許多、再看下去、還有什麼『未免兒來兮』一句蘇白、又有『如肯照顧』『決不着惱』等話、不覺心中怒氣全消、還後悔不該那樣性急、輕易向你這位又柔和又可憐的好人發脾氣、我又一想、無怪乎你比我闊、你原有這什能敷衍人的手段、小嘴又甜似蜜似的、我宛如女起解的老鮮羗、一經你這番蘇三的迷湯、登時又笑起來了、假使我能學到你這種地位、何愁不作議員都督參贊等等、然而你却還謙遜自居、不自以爲闊、眞令人佩服無他、我實在是個江湖莽漢子、請你原諒、休怪衝撞、再會再會、鸞頓首、十一、廿八、

答黃晉問

（丹翁）

於捺捺不住之時、善用其捺、纖指苦矣、斯世也、而有斯人、不惟可怪、亦可敬矣、先生獨非解人乎、

□附原函　丹翁足下、尊題丁甞、有指捺椅兒邊一句、有何可怪、可否示知、（黃樹芃上）

粉菊花歌

（林屋）

□呈寒雲

粉菊花、名女伶也、武技精絕、貌亦妍麗、有矯若遊龍翩若驚鴻之態、余累欲爲歌詠之、愧無子美之才、狀舞者跌宕也、寒雲有詩調余、（見上期晶報）草成塞責、求正寒雲、因爲粉娘贈焉、其詞曰、

壯士力挽百石弓。戎衣射獵高原中。生草不折花半茸。羽書飛報飛烽起。怒馬駃騠忽千里。驚殺十萬蒼頭子。洗刀脫甲清讌開。玉珮仙裾冉冉來。流風廻雪向瑤臺。嬌女房中思壓線。雲錦織成天花亂。細鍼弱縷有時斷。忽捋虎鬚曳短衣。躍上重欄作壁飛。飛鳥銜取櫻桃歸。朱櫻離離在襟袖。欲擬相思贈紅豆。春懷脈脈若爲誘。我覩神妙疑天魔。弄翰欲作粉娘歌。才薄名微奈粉何。汝南之評高月旦。此技司空亦慣見。有聞乞續紅線傳。

□改古詩

□贈晶報記者（湘帆自績溪寄）

寒雲淡淡天無際。新華別後沙鷗起。世亂年荒兵復多。小樓獨隱笙歌裏。（寒雲）

百貨丹翁不種田。惟知諷刺樂天年。有時秉筆搔搔首。口㗂醰醰甕底眠。（丹翁）

少小離家壯未回。鄉音無改歲華催。春江相見似相識。笑說快將皮酒來。（大雄）

壽春香烟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英國公司總理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李涵秋著）

□三九□

第二回　死要臉變料蠅蝇女　活打胎一本糊塗賬

笑春也不穿換衣服、只是家常打扮、從梳桌上信手取了一幅舊綉帕兒、穿花拂柳的珊珊而來、露蘭其時已得了彩官的報告、又得意、又慌張、一時措手不及、馬掛子也不曾換、雪花膏又來不及抹、棕欖肥皂、益發不暇放入衣袋、（不獨迴顧前文、益見露蘭醜不可耐、）說時遲、那時快、他剛剛站得起身、面前早立着一位長裙宮襖的俊俏女郎、對他鞠躬行禮、容光四流、蘭麝噴溢、論他這文明姿態、不獨袁大昌的女兒阿翠及他不來、便是尋常的女學生、也及不得他這穠纖得中、修短合度、露蘭隨即還了他一鞠躬、恨不得將他這顆腦袋、一直鑽入褲襠裏、方才表出他的敬意、彎腰曲背、儘又着手請笑春向上首去坐地、笑春却不慌不忙、輕移蓮步、揀了一張椅子、又用身邊那幅綉帕蒙在椅墊子上、然後款款的坐下、含笑說道、舍弟多承教訓、家母感激得很、只是舍間一切招待、多有不週的地方、還乞先生不要見怪、•••說也可笑、人家在這裏和他客氣、他好像不曾聽見一般、扳着面孔、理也不理、原來露蘭的軀殼、雖在這裏支撐着、至於他的靈魂、早悄沒聲的在旁邊上上下下、賞鑑笑春的顏色丰韻呢、還是彩官看不過去、忙扯了扯他的袖子、笑說道、先生怎麼這形狀、我姐姐和你講話、你可聽見沒有、•••這時候却觸惱了笑春、覺得這先生很不是個正經人物、分明有些輕薄自己、忿忿的便不肯再坐、倏的站起身就走、••露蘭這時方才醒轉、他早已不知去向、露蘭分明聽見彩官在旁邊埋怨、他兀自問彩官道、適才你姐姐說的是些甚麼、我這雙耳朵、爲甚竟不肯替我傳達、（若依軍法、還該插耳游營、一笑、）彩官頓脚急道、我好容易將他請得來、你又白得罪了他、他這一氣、停會子包管還要罵我、••露蘭那裏還去和他剖白、只呆呆的扶着椅背子出神、彩官見先生不理會他、他也不再囉唕、嫠轉身子、依舊帶着那哈吧小狗、吆吆喝喝跑入裏面去了、露蘭覺得滿室裏餘香未歇、不住的將鼻子往四下裏湊了幾湊、（此種神態、與小哈吧狗何異、）一直湊近笑春坐的那張錦墊、剛剛垂下腦袋、蘸不防有件東西、和他一雙色眼打了一個照面、他兀自喜出望外、原來笑春因爲走得怱促、將墊在椅子上的那幅綉帕遺落下來、再妙不過、那帕子上面、還印着一個風鬟霧鬢的小像、露蘭連忙握緊在手裏、失聲笑道、好寶貝、好寶貝、

□原敬佚事（二）

（好春簃主）

日人對於原敬、恆盛稱爲『平民式』的宰相、在原氏執政時代、亦頗以此自命、故其遺囑、諄諄以勿受勳爵爲言、又命墓碣題名、祇書原敬二字、勿疑官銜於其上、此平民宰相之稱之所由膾炙於人口也、而實則所謂平民宰相者、謂原敬出身於平民則可、如謂原氏執政、爲眞能抱平民政策者、則正未必然、此稍習東邦政史者所能知也、原氏生平、性頗恬淡、而舉止甚豪、嘗節其白奉之資、以充交遊宴飲之費、方其求學時代、嘗爲法律學校所斥退、出校後、與其同被斥退者三人、共賃一小屋而居、其室中、惟圖書數卷、布衣數襲而止、其他無所有也、每月房租膳費、人僅四元、猶苦無從出、會有人爲原介紹、充報知新聞記者、月俸僅十三元、又嘗撰著論說、在山梨之峽中日報、秘密投稿、月得稿費四元、合而計之、月入爲十有七元、時生活程度尙低、除膳宿費四元外、猶能多所棄餘、則悉以用諸遊讌、故一時知名之士皆樂與之遊、其卒能成就及身政治之生涯、而致身於通顯之地位者、實亦其微時之豪縱、使之然也、

□遊硤小記

（小隱）

硤石、爲浙省四大名鎭之一、日前友人約往游覽、早七時在北站登車、午十一時到硤、在友人家餐畢、往游東山、自山下至山頂、凡分四層、石階約百餘級、有廟祀東嶽大帝、旁有塔、登之可俯視全鎭、風景絕佳、下山至暢園茗談、推窗臨水、頗似秦淮、少間堂倌以蟹粉燒賣進、嘗之味甚美、竟爲滬上所無、茶後復游西山、高雖不若東山、而廣則過之、入山門、見阿彌陀佛像、旁立四金剛、高可兩丈、廟像莊嚴、巳可想見、惜大殿已燬、僅見其基址而已、山後臨鐵道、有公園在焉、園前有泉、曰白水、爲雙山十二泉之一、洪楊之亂、里人沈貫卿、全家殉難葬於此、湯蟄仙嘗路政時、建屋數楹、爲游人憩息之所、藉存古蹟焉、晚間友人在某菜館設筵、杯盤交錯、以魚蝦爲最美、蓋皆自河下新來、非滬上之遠路輸入者可比也、七時登車回滬已十一時矣、

□賀趙眠雲新婚（臞蝯）

祇就仙緣論眷屬。那隨凡艷問鉛華。情天別有搏人術。和水和泥自一家。

繡閣明妝食燭照。錦衾芳澤稱香雲。遙知趿脚高眠處。不是閑雲是綺雲。

滬濱雜談

（李允臣）

潤白老九、在數月前、時往來於新世界中、跑驢手段、冠絕一時、香巢密築於跑馬廳新康里內、往來妝閣中者、以洋行小鬼爲最多、近忽芳蹤杳然、跑驢場中、亦不復見倩影、前晚某交易所經紀人某君、邀余飲於大觀樓、召某妓至、隨侍某一、蓋即潤白老九、惟不復作女學生妝、更其名爲愁雲矣、老九年甫二十、曾下嫁視學員呂某爲妾、酷嗜賭博、不幸屢戰屢負、遂將衣飾等物、典質殆盡、後爲呂某所悉、大加訓斥、軟禁一月始已、詎越時未久、故態復萌、復與賭友蔡某結識、呂某雖約束甚嚴、不任其出、老九竟與蔡某商定、延請律師某甲、致書呂某、要求解除婚約、否則訴之法庭、所具理由、則曰不堪虐待、而已、呂某年將花甲、得書後、知老九終難安居、朝晚或將捲逃、與之對控、且與名譽有關、遂毅然割棄、老九喜甚、與蔡某同居二月、所有微貲、揮霍一空、時老九所交姊妹、已多淫業中人、耳濡目染、深克感悟、旣貧、遂操秘密生涯、首遇恩客、即素負盛名之某香烟公司小主人也、不知何故、後忽分離、而甘與一般洋行小鬼、結不解緣、今抽籤之期已近、乃忽躍入長三堂子、殊不知其用意何在矣、

□通訊□

□小隱先生、承以英雄傳各節見詢、鄙意此劇斷不適用清代裝束、理由易明、（一）戲裝之應用原則、不受時代之拘束、（二）戲裝與他種設備、及表演方法、隸於同一之組織與系統之下、有不可離之關係、其他各節、有知有不知、容於北京『京報』中另覆、聞余莊另有蕩寇志、自扮陳麗卿、亦江淮散人所編否、孫怡雲云、譚鑫培清剛流利處、實得力於孫小六、小六是何等人物、請爲一詢覺生、此君熟於舊聞、蘧丰北京戲劇新聞、滲益良多、惟所云王又宸之褻腿洒鞋、係屬進化云云、鄙人於此完全不表同意、未知是否由中之言、專覆祗頌撰祉、　凌霄拜、（廿九日）

□穀民先生　弟到京、頗欲有所貢獻、奈俗冗相羈、未從如願、北間自擠兌風潮後、酒人花事、殊爲寂寥、林亞西昔日閙爲文妓者也、此來訪之於石頭胡同、蓋贛人也、口其闊、體態尙苗條、聞有秘密窟在魏染胡同三十口號、可以羅致人才、然弟未敢問津也、頤和園荒涼過昔、有不堪俯仰者、弟非宗社黨、特別有慨耳、寒雲先生近況想佳勝、晤時煩致聲、專此敬頌著祉、（微雨自北京寄）

□晉沒諸君鑒　鄙人亦有兩年半之晶報全份、（自第一號至第二百九十八號、）完美無缺、願讓與同好、照原價收五元、郵票亦作九五折計算、如有受主、亦希匯款至晶報館轉交、當即寄奉、　李詩心啓

一年有半（八三）

（天笑戲述）

叔禮道、每年報效三四千塊錢、也不算少啊、都送在撲克裏嗎、濟時道、麻雀我也文的、但是總沒有撲克報效得多、一則我於文麻雀、比較的有點兒把握、我們文總是在堂子裏賭的時候多、抽起頭來、也是麻雀有限的、二則我的打撲克、太不穩健、無論什麼人、都說我要輸的、我當這個斷命律師、一年的進款、也不到六七千塊錢、賭裏頭、倒送去了三四千塊錢、還有各種的應酬開銷、怎麼不年年拉下虧空來、而且自己旣然能自立、老頭子那裏、也不好意思再問他去要錢、有時爲了一件訴訟事務、一定要當事人多少錢、纔到有錢的主顧、還可以多敲一些兒、要是沒錢的人、或者還是個受冤屈的被告、也不忍多要他的錢、去年有一會子、也是一件鄉下人的官司、他拿出來的錢、塊塊洋錢、都是七花斑駁、想是埋在地底下的、被我拿到上海、一個鐘頭撲克、盡行輸光、也沒有一塊大洋帶到家裏、大家都說今天謝老二的洋錢、怎麼都是斑駁陸離、全是古錢呢、有位朋友道、這也是古錢今錢、總是七錢三分、他輸出來、我們就贏進去、其實不要說鄉下人辛苦得來的錢罪過、就是我們起早起、磨黃昏、常常烏黑龍龍爬起來、趁着早車、跑到蘇州去出庭、在庭上辯論得口枯舌乾、頭昏眼暗、這個錢也不是容易賺的、回到上海、只消幾個三張頭碰着小順子、就一古腦兒送與人家了、因此賭錢的人、在他沒有賭的時候講講、非常明白、知道那賭實在沒有什麼意思、小之廢時失業、大之蕩財傾家、然而一到那時候、就眼睛裏只有那骨牌骰子、籌碼現錢、其餘都不在眼中了、人家說骨牌一響、眼目清亮、實在使人精神一振、從前那些花骨頭的骨牌骰子、已經害人不淺、現在還有外國輸入的那花紙頭的撲克牌、就是這一項、一年輸出的金錢、也就可觀咧、伯濤道、現在不但是像上海北京這種都會之地、連內地也都盛行、其實倒不能禁止、何妨自己做造這種撲克牌、倒也可利權不至外溢咧、我常常到蘇州岳家去、他們門房裏、茶廳上、聚着當差的、轎夫、看門的、都說這個撈什子、主人家用舊的牌、都由他們收拾去、而且現在打撲克之外、還有什麼打沙哈、我可不懂得這玩意兒、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錄